

# 自由的靈魂

在層層蠟花雕塑下，來自紐約的當代藝術家 *Petah Coyne*，以柔和且堅定的語氣告訴 *Cathy Chiang*，自由來自生命最原始的渴望，深刻檢視才能迸發出強韌生命力。

## 完

全沒有意識到語言可能造成的隔閡，*Petah Coyne* 帶著慈和的眼神與笑容，頻頻跟每人打招呼，「我有種回到家的歸屬感。」她表示一切都感覺似曾相識，雖然這才是她第二次來到台灣。隨著父親的軍旅生涯，*Coyne* 自小四處搬遷，12歲前搬遷了15次，她的父母尤其獨鍾東方國家，因此總是要求派駐東方，泰國、菲律賓等國都留下足跡，並曾在夏威夷住過很長一段時間，而且從來不居住於軍方駐區，總是住在當地常民的社區，因此她對東方文化不但並不陌生，而且有著深遠的情感牽繫。

她天生就知道自己會成為藝術家，大約三、四歲時，她唯一知曉的事便是創作。大約六年級時，她強烈地不願上學，只覺得浪費生命，一心只想創作；如今回想，感謝母親的寬容，她容許並傾聽孩子的意願，「如果妳能想出一個合情合理的方式走出校園，那妳可以在家盡情創作。」在八年級時，她通過測驗、然後待在家學習；多年後，再次通過考試測驗，她重回校園，也就是在肯特州立大學（Kent State University）主修藝術及進入辛辛那提藝術學院（Art Academy of Cincinnati）。

她熱愛閱讀，經常從文學中取得創作的泉源，「即使我選擇不上學，但我讀過的書籍勝過許多同年高中生。」*Coyne* 表示，她的雙親希望她追求對知識的渴望，而不是一張學歷證書。在她記憶中，有一

次在夏威夷威基基海灘上，看到瀕死的巨鯨身體上有著許多傷痕，而每一條疤痕意謂著一個故事，「把眼前所見到的，編織成一個故事吧。」母親如此說，而她當時才念幼稚園，完全不了解一隻在海底的生物究竟是如何生活，於是她開始尋找閱讀素材，也就是《白鯨記》，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把生活、藝術和文學交織在一起，爾後也形成了她的作品風格特色。

*Coyne* 以蠟雕而聞名，源起於一段有趣的逸事。早年她到義大利拜訪一位藝術家朋友，朋友哭訴著創作上充滿挫折，*Coyne* 建議一起到教堂點蠟燭向上天祈願，沒想到才拜訪了五間教堂，她的朋友就放棄。但 *Coyne* 則繼續拜訪了總共15間教堂替朋友祈禱。日後這位朋友大大成功，她送了50支蠟燭給 *Coyne*，她把蠟燭別在帽子上，剛好一位舞者朋友來訪，她請朋友戴上帽子並點火，卻意外著火燒到友人，驚慌之下，沒想到朋友只問了一句：「看起來如何？」創意在此燃燒，她們結合了蠟燭與舞蹈，舞姿與燭火共舞，並正式在劇院演出，她也正式開啟了蠟雕的創作之路。

然而為了避免任何災變，八〇年代 *Coyne* 在紐約的 Chanel 工作，認識了製造口紅的化學原料商，請製造商特地研發出三種配方：一種是懸吊用途、另一種可掛在牆上、第三種則為地面上使用，材質近似蠟，卻非蠟，且特點是不易燃，並因此申請專利，只有 *Coyne* 專屬方可使用。

此次來台首次特展名稱取自哈金於200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《自由生活》。

PHOTOGRAPHY: MARK LEE; IMAGES: NUNU FINE ART







她之所以鍾愛哈金，是因為其筆下的小說人物非常鮮活，描述的細節和角色彷彿你早已熟知此人。〈哈金〉這件蠟雕作品便是向這位作者的小說《自由生活》致敬，小說中的主角是位流亡美國的中國詩人，歷經辛苦的過程，最後終於創出偉大的作品，也才得到所謂的自由人生。作品中心是由蠟細緻包覆的鋼鐵骨架，周圍散落著藍色與白色的蠟製花朵，整件作品彷彿巨型花束（bouquet），是對人生的頌讚，Coyne說這同時也是她送給台灣的禮物。

另一件雕塑作品取名〈張藝謀〉，Coyne非常喜歡張藝謀的作品，但她感歎於他成名後遭受許多莫名評斷，彷彿處於高位卻困於金魚缸裡，被眾人觀看，但她以溫柔的手法運用緞帶及羽毛，佈置一個家，這也是她上次參與威尼斯雙年展與當地玻璃工廠合作延伸出的作品。

至於攝影作品〈新娘系列〉，Coyne說最快樂的莫過於新嫁娘，她讓一群新娘穿上婚紗，不准穿鞋，邀請她們在工作室開心地跑跳，她用相機記錄當下的情景。〈僧侶系列〉的背景則是日本高野山，在此被埋葬的僧侶或尼姑都燃著一盞燈，佈滿整個山野，一人孤獨走過長廊，那股毛骨悚然可想而知。在山區留宿時，當鐘聲響起，成排僧侶穿著僧鞋以齊整的步伐前進，然後對著林中樹叢頂禮膜拜，燈光昏暗，15分鐘後全部僧侶瞬間退開，整體過程充滿了神秘氛圍，被這股精神所震撼，她拿起相機把此過程記錄下來。「這般經歷對我來說彷彿恩



賜的禮物。」〈哈金〉作品表達出自我實現的自由，〈新娘系列〉則展示了歡騰的自由，〈僧侶系列〉則寓意了精神的解放和外界的結合，自由雖隱晦，但仍可感覺出創作的生命力。

Coyne表示，當她創作時，心中常常不先設限，往往不帶任何目的，彷彿矇住眼睛在黑暗中摸索，讓潛意識自然馳騁。就如同此次《自由生活》特展，她在潛伏中創作，看著作品完成的那一刻，她才恍然大悟，指向〈哈金〉。這次特展攝影作品是由路由藝術挑選，等全部集結，一切都歸向同一條道路，那就是自由。

不管〈新娘〉或〈僧侶系列〉都充滿著純淨美麗的意象，但Coyne卻表示，如今她的攝影已朝向不同的路徑，她目前正致力於女性藝術團體 Guerrilla Girls 的攝影紀錄，Guerrilla Girls 崛起於紐約，活躍於1985至1995年，八〇年代女性藝術家要出頭困難重重，也沒有展出機會。2013年，她開始了這項計畫，用鏡頭紀錄 Guerrilla Girls 成員的生活，所有的攝影唯有成員去世後才會釋出，「這些女性爭取創作的自由及展出的機會，在藝術史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她們不該被遺忘。」

而這也回歸到自由的定義，她堅定地認為，生命最為原始、最為深層的渴望，就是自由。現代人總是忙茫盲，始終忘了探視真實的自己，而所謂真正的自由，「其實就存在自我之中，所需要的只不過就是極力地探索及檢視。」就如同她的蠟雕作品，自幽微混沌中匍匐而出的美麗見證。①

#### 自我實現

Petah Coyne 認為自由發自內心，經常是自我的反射。從左到右：〈張藝謀〉蠟雕作品、〈僧侶系列〉攝影作品。

跨越了文化隔閡，她不事先設限，任憑自覺帶領，她的蠟雕創作對生命一視同仁。